

双城记

何翼平

今年反常，几乎全世界都在下雪，除了北京。几天前立春，俗话说“春打六九头”，九九八十一天，到了六九应该是“隔河看柳”的日子，今年只能隔河看雪了。香港不但看不到雪，还冷得厉害，哪有立春的味道。

立春对北方人很重要，土地开始会变暖，就可以播种，人们脱去穿了一个冬天的棉袄棉裤，小孩子尤其女孩子像过节一样高兴，见面就问一句话：“脱棉袄了吗？”以前没有轻暖的羽绒，靠厚重的棉衣裤御寒，愈是亲娘做得愈厚，起码有七、八斤重，一旦脱下人就变轻了，走路都快了很多。

立春有咬春、打春、春杖、春盘、春燕之说。其中咬春、春盘是有意思的，要生吃大萝卜，设一个春盘，内有四样青菜，都是要生吃的，有意思的是春燕，是古代女子的饰物，女性的头饰这一天要梳成燕子髻，上面还要贴上春字。

春饼，家家户户必食，立春这天，微信上晒出各式春饼，家家不同。旧时，老字号饭馆卖“苏盒子”，这个“苏”字是酥香还是苏州，谁也不清楚。即是一个圆形食盒子里有八个小格，每格放上不同的肉食，有清酱肉、

吃春饼

小肚儿、肚丝、熏肉等等，都砌好手指宽窄的条状，拿回家打开就能吃。如今失传了。

春饼是要自己做的，合好面，砌成饺子大小的两块面，合在一起，中间放上油，做成饼状，一分钟烙一张，烙成可以揭开成两片。当然还要炒鸡蛋、炒菠菜粉丝、炒豆芽等。一定要炒的是一盘韭菜，此韭菜名“野鸡脖”，细细长长，弯弯的，特别香嫩。菜肉蛋全裹在薄薄的春饼里，粗粗的一大卷，有点像墨西哥饼，但比它好吃，人人喜爱。

以上这些，香港全找不到，为了应节回味，只有自己动手。先是要酱肉，北京“天福号”的清酱肉，是众多老北京风味中，少数没有改革到变种的，但要专门的工艺，很复杂学不会。只好买来一个肘子，红烧到咸鲜软烂，放凉砌成一片片。青菜倒是容易，没有“野鸡脖”，也有韭黄替代。最难的春饼，超市只有香酥饼还是印度的，偶尔会见到墨西哥饼，时常断货，自己烙，总是合不好面，不是硬就是不薄。

终于，被我在超市冰柜里找到一种外国的“奶油蛋皮卷”，又薄又软又不油腻。齐备，终于在香港吃上了自制春饼过立春，聊胜于无。

此山中

邓达智

影儿，有缘陈年香港时期的中学同学，人生不同段落不断团聚，从大学出来，她留在纽约工作，我飞到伦敦念第二个学位——时装设计。她在纽约进入时装行业，嫁为人妇继人母，每次到纽约她都盛情邀请到她家作客。

美国时装设计师的创意不似巴黎同业制作繁花灿烂、饱尝媒体称赞与掌声却不合平常生活应用，美国方向以市场决定胜负，适合平常生活的时装最受欢迎。

影儿与我都存活在时装世界，对业内细则与背后道理相信比一般人更明了。综综美国设计师当中，我们都欣赏Calvin Klein，仰慕他在时装设计界的功绩，不在创新，而在正面、革命性颠覆；设计师品牌牛仔裤、男女装内衣内裤、叛逆新一代香水CK1，将设计师的功能与可能性，以破天荒之势无限扩张。

革命性一回事；Calvin对传统、家庭的执着，显而易见。当大西洋彼岸圣罗兰推出香水语不惊人死不休名为Opium（鸦片），Calvin首支香水却选名Eternity（永恒）。为建立永恒形象，他亲手拣选当时十八九岁，人行迅速上位Christy Turlington以当时（1988年）最高纪录、有百万美元酬劳签约专用代言人约。

有趣的是，Christy在此之前亦曾出现圣罗兰鸦片广告主角。

是Calvin慧眼出英雄，看出行藏低调，形象正气，聪慧Christy往后三十年的路程？还是Christy好运，人行后的师傅从摄影师Arthur

永恒

Elgort、设计师Gianni Versace……以至Calvin，全皆国际时装行业里的好好先生，被照顾周全更从中学习做人做事。身为时装历史前无古人六大超模一员，却行为正面、努力不懈，更在事业如日方中，26岁重返校园，先于纽约大学完成学位，再在哥伦比亚大学修读硕士，下嫁导演Ed Burns产两子女后创办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地区孕妇分娩过程安全的慈善组织Every Mother Counts。她的人生犹如Eternity香水广告，显示并非一个女人如何Cool、如何风华绝代，而是在爱情当中、在家庭与子女之间的温馨平安。

近30年前，十八九岁的Christy那知日后前程？更无从估计婚姻十多年后在现代人士甚少应用程式于父姓Turlington后面加上夫姓Burns，生活像是Calvin一直培植的Eternity形象。三年前Christy 45岁，重返旧巢担任Eternity代言人，演绎她爱人的对手不是别人，是导演兼演员Ed Burns，她的丈夫。

踏入2018年，Christy进入49岁，Calvin Klein赠予最窝心的礼物大概还是分开三个封面；其一为她的年轻时期密友、Calvin另一爱将超模Kate Moss；其二为CK男装内裤早期在新墨西哥州Santa Fe拍摄的经典的经典写真。然后便是Calvin合作超过三十年，他的香水品牌“永恒”Eternity的代言人Christy、重达五公斤的巨书《Calvin Klein》。老好同窗兼挚友影儿以此书从遥远的纽约送到，以致我们永恒的友谊……感恩有友若你，谢谢！

大地游龙

魏益君

年味浸在墨香里

每年过了腊月二十，能写一手毛笔字的父亲就支起桌子，拿出笔墨纸砚开始写春联了，这一写就要持续到大年三十。

从我记事起，年前的那几天里，我们家屋子里到处晾晒的都是大红春联。那时，村里本来识字的人就不多，会写毛笔字的就更少了，几乎满村子的人家都来请父亲写春联。

来请父亲写春联的人也都不会空着手来，除了买来一张红纸，还带来一盒烟或一包糖什么的，父亲先推辞，后来老觉得絮叨，也就笑纳了。笑纳了，父亲也不用，因为父亲不吸烟，就分散给了每天晚上来串门聊天的人。父亲的春联写得龙飞凤舞，许多人看了都说好。其实，父亲的春联也就写那么几幅，什么“大门外青山绿水，家庭内孝子贤孙”、“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六畜兴旺年年旺，生猪满圈季季肥”等，以至于全村家家户户张贴的春联成了一个模式。

那些天里，父亲从早晨开始写，一直要写到晚上，家里的床上、凳子上，桌子上到处是晾晒的大红春联，闹腾得整个屋子红彤彤一片。有些不识字的人家来取春联，父亲就在上下联上用铅笔标注上记号，嘱咐人家别贴倒了。看人家取了春联喜滋滋走了，父亲就像是完成了一次作业，笑得很得意。直到除夕那天，父亲才开始写我们家的春联。这天，贴完了我们家的春联，我还要去给村里的五保户张奶奶家贴，并送去一些糖块和年菜，张奶奶就乐得对我夸了又夸，夸得我我心里美滋滋。

大年初一，父亲总喜欢到街上打逛，见了人一边热情地打招呼拜年，一边兴致勃勃地看各家家门楣上的春联，他神情，特有成就感。

现在，尽管集市上有了风格不同、花样繁多的印刷春联，到了腊月二十，父亲依然铺开摊子写春联。父亲总说，不写春联好像就不是过年。乡亲们也说，不贴父亲写的春联好像就没有了年味。

随想录

兴国

科学家告诉我们，蜘蛛的种类超过四万种，而我们常见的蜘蛛，大概屈指可数，可谓少得可怜。虽然少得可怜，但我们却深以为喜，因为很多人看到蜘蛛会心生害怕。

快过年了，在家里大扫除时，有看到蜘蛛网吗？我曾对发现墙角结有蜘蛛网的儿子说，有蜘蛛不用怕，这表示家里的蚊子会很少。

有毒的蜘蛛，我们大概都是从电影上看到的，多数的名都是叫黑寡妇的大型蜘蛛。但澳洲有一种名叫“斗蛛”的蜘蛛，其毒液是专门对付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不是灵长类的话，被咬到也不会受伤害；但如果咬到人的话，死亡率据说超过七成。

现在要谈的却不是这种要命的“斗蛛”，而是明代作家袁宏道写的文章，名字也叫《斗蛛》，说的是让蜘蛛拚个你死我活的游戏。文章开头就说，“斗蛛”的方法，从古时候到他活在的明朝，都不曾听说过。是他的朋友龚散木首创的，因为龚散木少年时跟他同在一

斗蛛

家学馆读书，每当春和日丽的时候，就会捉些长腿的小蜘蛛，每人分几只，养在窗前，来比拚谁的蜘蛛会打赢。

袁宏道说，捉蜘蛛讲究技巧，不能心急，因为在阴暗的墙角和案板上捕捉时，不能惊吓到它们，一经惊吓，便终生不能斗了。斗蜘蛛要用雌的，雄的一看到敌人便会逃跑。要辨别雌雄很容易，雄的都是脚短而腹薄。

养的方法是，把别的、刚出生的小蛛捉来黏在窗前的纸上，雌蛛看到以为是自己自己的，当别的蜘蛛走近时，以为是来抢夺自己的小蛛，便会极力保护。于是搏斗开始了，先用脚来互搏，几个回合后，便出招动爪，打赢的蜘蛛会用蛛丝束缚打输的，直到它死去为止。

龚散木很会选择哪些是善斗的蜘蛛，“色黧者为上，灰者为次，杂色为下。”他还为这些斗蛛取名，如“玄虎、鹰爪、玳瑁趾、黑张经、夜叉头、喜娘、小铁嘴，各因其形似以为字。”

袁宏道写的《斗蛛》是不是很有趣？但在这个时代，相信是没有人再会玩这样的游戏了。

古今谈

范举

中国丝绸早于“四大发明”

中国有四大发明：纸张、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都是外国人说的，从中国人的观点，中国最重要的发明是丝绸。

最古老的时候，中国人首先把文字记载甲骨、竹片、丝绸上面。丝绸又可以保暖，相当轻盈，二千年前成为了最高级的沟通中东西方的重要商品。

浙江省萧山跨湖桥遗址考古遗址的发现，说明八千年前中国的先民，已经懂得种植稻米、使用陶器、并且懂得使用蚕丝，那里出土的骨针，针孔很细小，现代的线根本就无法穿过去，唯一能够穿过去的就是蚕丝造成的幼小的线。古代的时候，大约八千年前，大量的桑树就在长江下游一带生长着。

中国人拥有了养蚕的技术，发现通过开水浸泡蚕茧，就可以抽取蚕丝，可以缝制衣物。轮状的工具也出土了，既可以用来制作陶器，也可以纺织成丝线。

在现场，还找到了盛有草药的小陶釜，说明史前人们早已认识到自然物产的药用价值，使用中草药。跨湖桥遗址中发现了一枚土古茶籽，相信当时茶叶已经被这些先民所使用。

丝绸的生产起源于中国，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最早是在新石器时代的跨湖桥和仰韶文化（公元前四千多年）和在山西夏县的仰韶文化遗址上，研究人员发现了最早的丝绸证据。研究人员在那儿发现了一个被锋利的刀切成两半的蚕茧，而此蚕茧的日期确定在公元前四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间。

这个物种被鉴定为蚕属家蚕（学名为Bombyx Mori），即驯化了的桑

蚕。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也可以看到原始的织机碎片，该碎片可追溯至约公元前四千年。最早使用丝绸织物的例子是在公元前三千六百三十年，当时用来包裹小孩儿。这些织物出自河南南阳的青台村的仰韶文化遗址。在浙江湖州市吴兴区钱山漾的良渚文化遗址也发现了可追溯至公元前二千七百年的丝绸碎片。其它的丝绸碎片在商朝（约公元前一千六百年至公元前一千零四十六年）王陵里也再次发现过。

再后来，中国人制造丝绸的秘密被朝鲜、日本和印度所知晓，他们都学会了如何制造丝绸。《旧约》间接提到的织物表明了丝绸在《圣经》时代已在西亚闻名了。

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中国人建立了一条旨在向西方出口丝绸的商业网路。当亚历山大帝征服波斯王国时，他们发现波斯宫廷和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已经有丝绸的衣服。然而，即使丝绸快速传遍了整个欧亚地区，中国仍然独家经营了三个世纪之久的丝绸产品。

根据研究，公元五世纪之后，波斯人已经开始种植桑树和养蚕，当地的人利用蚕丝制造地毯，手工非常精美。中国能够垄断丝绸的出口，织造成非常薄的丝纱，并且可以染上不同的颜色，原因是中国人掌握了织造出丝绸的纺织工具，以及中国人精巧的手工。

根据调查，中国西藏也是种植桑蚕的地区，西藏林芝地区，现在仍保留了树龄高达二千岁的桑树。有一说，这是文成公主带来的桑树苗所种植，但更大的疑问是，为什么不种植在拉萨一带，而跑到了交通运输隔绝的林芝来？

百家廊

余澜

直通火车一路向北，冬日的车厢宽敞，隆隆声中磕睡，听那有节奏的声音唱着钢铁的歌。早起，赶时间，为了同伴，连早餐也来不及吃，就这样一路奔向广州。

广州很近，又似乎不近。记得那年，从北京飞广州，歇两天，再转深圳，过关，出香港，心情忐忑，因为不知前程如何。那时还没有穗港直通车，只能由广州搭火车到深圳，一路风光已无心观赏，担心的只是如何面对另一个陌生天地。当时，除了在万隆，我坐过飞机飞往雅加达之外，根本没搭过民航，那个时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坐飞机的。于是，我的北京……广州航线，便成了我值得纪念的内地处女航了。

广州，是我第一步踏上祖国土地的城市。当万吨巨轮徐徐驶入黄埔港时，码头上欢迎的人群挥舞彩带，锣鼓喧天，口号不断，标语醒目。我跟着人群从舷梯一步步走下来，已经忘记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了，大概是新奇吧？我还记得，当年的广州四月，比起我习惯的赤道天气，显得有些寒意料人。

而这回去广州，竟也去了一趟“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我们平常口头上说的“黄埔军校”。狭义来说，黄埔军校应该是1924年至1930年国民党在广东广州黄埔区长洲岛兴办的一所军校，校址原为清朝陆军小学和海军学校宿舍。当时取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从广义而言，黄埔军校是1924年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在各地兴办的军事学校。

我们在似有若无的毛毛雨中，进入这座位于珠江中央的长洲岛的军校，四面环水，环境幽静。岛内筑有许多炮台，与鱼珠炮台、沙路炮台形成鼎足之势，可以控制江面，易守难攻。不时有一队队穿着海军队服的士兵，在军官的口令下齐步操过，大概是南海舰队的战士吧。这里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一所军校，培养许多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的指挥官。军校大门坐南朝北，面临珠江，抬头一看，牌坊门额上挂着白底黑字“陆军军官学校”的横匾，原来是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手笔。门前设有两个岗哨，后面的两个房子是卫兵室；但我们去时并没有人。黄埔军校刚建立时，门口本来挂着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此门。横批：革命者来。孙

花城冬日

中山去世后，改为总理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大门内正面有一幢骑楼，是一座岭南祠堂式的四合院建筑，是当时的校本部。这里是两层砖木结构，细细一看，有三条主要通道，四排房舍。在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房舍排列相互对称，形式相同。四排房子之间走廊贯通，四周有围墙。可是，在1938年抗日战争中，遭到日本战机炸毁。1965年做了一次较大的修缮，基本恢复原貌。1984年，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建立，到了1996年，广州市政府按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原位、原尺度、原面貌”原则重建，于6月16日奠基，11月12日落成，面积10,600平方米，复原了孙中山、廖仲恺、周恩来的办公室以及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各部的办公室和课堂、师生饭堂、寝室。可是，由于当时赶工赶得太急，品质无法保证。2005年，又投入1,400多万人民币，严格依照“修旧如旧”和“不赶工期”的原则进行全面修缮工作。

走到大门西侧，有一幢两层木结构楼房，原本是教职员宿舍，但因民国六年（1917年）孙中山曾在这里憩宿，孙中山去世后，这里改建为总理纪念馆；1984年又改为黄埔军校纪念馆，陈列黄埔军校校史和孙中山在广东革命活动照片。只是，我们到的时候，纪念馆已到了闭馆时间；我们只好在大楼门廊拍照，追寻孙中山当年的足迹。在纪念馆左近，有高大的玉兰树，好像微微发出清香味，不知是否就是当年见证岁月风云的那一棵？但时光荏苒，或者早已更换身世，也不一定。想起，不免有些怅然。

在后山的八桂山顶，建有孙总理纪念碑。据悉，纪念碑于1928年11月建成，1930年在纪念碑上竖立孙中山铜像，碑座高40米，孙中山铜像高达2.6米，重逾2,000斤，是孙中山当年的日本好友梅屋庄吉出资，牧田祥哉敬作。碑的正面为胡汉民所书“孙中山纪念碑”六个隶书大字，背面为孙中山像，东面为总理遗训，西面为总理开学训词。孙中山铜像身穿西服，左手插腰，右手前伸，面向大众。纪念碑的造型颇费心思：利用两边交叉而上的阶梯及铜像，构成一个“文”字，暗示孙中山的本名孙文的“文”字。

再望出去，是珠江口，远处似乎停泊着军



■军校大门牌坊门额上挂着“陆军军官学校”的横匾，原来是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手笔。作者提供

演艺

小蝶

与KB的对话

过去的一季，我错过了香港话剧团行政总监陈健彬的两项盛事。第一项是他在去年年底踏入古稀之年，我因事没法与他庆祝他的大寿。我觉得七十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他的外貌和体魄仍然年轻，丝毫没有古来稀的痕迹。我常说他还可以多为剧场和话剧团服务十年。

陈总监的第二项盛事是他在上月初出版了《40对话——香港话剧团发展印记1977-2017》，举行了新书发布会。这是他的首本著作，亦是话剧团庆祝创团四十周年出版的书籍。书厚四百页，确是巨献。他是资深的艺术行政人员，由他撰写的话剧团专书，内容丰富自在话下。

行内人惯称陈总监为KB，他在七十年代加入香港政府，出任文化官员，专责策划表演艺术活动、统筹社区文化节和管理表演场馆。在香港话剧团于一九七七年成立后，他曾任职话剧团管理人员。到了话剧团在二零零一年公司化时，他提早脱离公务员队伍，

担任话剧团行政总监一职，至今已过了十六个年头。他常说自己只有十年的工作与话剧团无关，其余一生的艺术行政生涯都是为话剧团服务。因此，他跟话剧团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感情。

日月如梭，话剧团在去年已经创团四十年，顿令KB萌生将自己与话剧团的种种事迹记录成书的念头。不过，性好与人分享的他没有采用个人传记或回忆录的体裁撰文，而是分别找来曾与他以不同形式合作的四十名演艺界台前幕后或管理层的人士来与他作四十个对话，再将对谈内容重点集结成书。

我有幸获得KB的邀请，与他谈论戏剧文学的工作。与其说我们的对话是严肃的学术性讨论，倒不如说那是一个让我们一起缅怀昔日共事的多段时光的机会。

我在话剧团公司化后一年出任戏剧文学研究员一职。那是一个新职位，也是全港由话剧团首创，所以我荣幸成为全港首名专职的戏剧文学研究员。由于

那是一个新创的职位，很多事务都需要学习、探索和建立。始创者的道路从来不易走，可以想像那数年是有着不少辛酸的。例如我问KB 记否我们和另外两位同事曾在美术设计公司捱了一个通宵。原来这个要我连续工作三十六小时未合上一眼的没齿难忘经历竟然不再在他的记忆之中。当我重提旧事，却立即唤醒他昔日的记忆，记起我们的团队当年并肩作战的一役。又例如我提起我首次与他见面时，我告诉他我希望能为话剧团所做的事情，那段话成为日后我一直铭记在心为话剧团服务的宗旨……这都是我们曾一起经历过的事情，难怪KB在书上赠言，写着：“书中有您和我的故事。”对，那些都是我的戏剧事业重要的故事，也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一段历程，我感谢您令我拥有这些宝贵的经历。

那天，我们坐在那个我久违了的话剧团会议室室内忆述当年。十年的时光逝去了，人情却因被时间沉淀而变得更加醇香。